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

藝文六

頌

漢蔡邕陳畱太守行小黃縣頌

大顯為政建時春陽我君勤止戾茲

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玄化洽矣黔首
考城縣頌 暖暖玄路北川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為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孳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晉潘岳許由頌

邈哉許公執真履貞辭堯天下抱朴隱形川渟岳峙澹泊無營棲遲

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峨峨治所樂慕景名登基道遙來過墓庭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一

通于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六朝鮑昭河清頌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義以降

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文螭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皆而美溢金石頌聲為之而寢詩人於是作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情俯協龜水之靈君圍帝寶燦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爭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裏釐福曜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外蠻貊懷惠秩禮恤勤散露臺之金賑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遘迫脇奢去甚泰讌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失心幽無怨魄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更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柝英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棲爵充羅外苑阿統繁

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利傍瞻荒遐士民
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川閭閻有盈歌
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眉豈徒世無窮人民獲
休息朝呼韓罷酷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
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
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肓宜以謁薦郊廟和協律
呂燼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若
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迫而莫及神明之貺
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
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舞頌於外
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
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遭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
清澄波萬壑縈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
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也宣尼稱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
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
曰千載一聖是且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
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
裁樂停風遷俗文教也誅箠羯黠束桑象闕武功
也鳴禽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二

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
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匹抑又聞之勢
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
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遹命潤色滕策盛德形
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鑿
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金羈於後絕
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
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廼臣
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
乃作頌曰窺刊崩石摺逸殘竹巢風寂寥羲埃縣
邈鉅生大年瞻學淵聞肇繡成錦粉績頤軒徒翫
井科未覩天河亘古通今明流晦多千齡一見書
史登歌旋我皇駕揆景方塗望周躡殷蹶唐轍虞
如彼七緯累壁重珠高祖治亂首物定靈更開天
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龍步八垓朔南暨教海北
騰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冥曩曷遷宋玄圭告成大
明方徽鴻光中微聖命誰堪皇曆攸歸謀從筮協
神與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螭玉升政衡
璣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
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通變一物有違戚

言幾膳菲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
孝崇饗祀勤隆耕籍饋酬秋羊封瑾春幣嬰耄兼
梁鰥孤重帛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導刑清樂
風宣分衢讓齒折訟推田野族伏彥朝賞登賢儒
訓優柔武節焱驚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鈐明審
程護周備吏礪平端民蓋幸覬桴鼓凝埃烽驛垂
轡銷我張戟歸為農器閩外水鄉郵表炎國隴首
西南渤尾東北旄旆嶺丹渾渾泉黑移琛雲勉轉
隼印棘狼歌薦功烏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盛
班白行謠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雕
質蠶行藻性仁草晨苧德宿宵映海無隱鷗山有
黃落牛羊內首問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輩作薰
風蕩閨飴露流閣器範神妙劑調豫樂匪直如斯
偉慶芳臻注彼四瀆媚此雙川伏靈遙紀闕覲遐
年澄波帶嶽鏡流葱山泉室凝澱水府清涓俛瞰
彝都降眦驪淵朱宮潛耀紫閣陰鮮昔在爽德土
風不昌迺溢迺竭或壅或亡絜源濫壑曾是未央
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瑞實鍾我皇聞諸師
說天竦聽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妙夫
貞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訃謨布簡師言盈室穢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三

有綿祀清無崇日一人之慶萬物稟和靈根方固
修源重波副睿貳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
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磐石虎牙世匹
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區
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
纓臣昭作頌輔德樹聲

唐韓愈公孫僑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

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噐噐咸謂子產毀鄉校則止
日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
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
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
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
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夫維其不遇化
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曲暢旁達施及無垠
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
人

宋李昉偃師嘉禾頌

於皇化淳開乾格坤不赫厥耀禎祥闡珍响响我田推億

維衍滋秀迥靈協登殊岫農曰噫嘻獻于縣師今受偃僂以橫于府府不敢有歸于元后皇帝曰嘉天錫茂祉予實非祥筆在太史

元趙允廸河南瑞麥頌

百穀茂兮盈田疇種之微分惟越楚全與生兮火與

按覆隴祿兮黃雲秋兩合穎兮三並穗四垂金兮周綴蒂驚野老兮見來未作歌謠兮薦嘉瑞二千石兮其惟良匪監侯兮誰可當來賓僚兮躋公堂望北闕兮遙稱觴百拜稽首兮俯伏言颺一人有

慶兮萬壽無疆

書

戰國魏無忌諫魏王書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

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四

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疆趙是復得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鄰朝歌絕滹沱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真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右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垆津以臨河內其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北陽與舞陽之北以東鄰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鄰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
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千今秦七攻
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
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
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
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
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
韓以問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
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
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頌
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
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
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
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
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
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
賦之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
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
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
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五

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漢鄒陽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

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
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
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卑議願知左
右不明卒從吏訛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
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
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
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
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王
奢去齊之魏臨城自頸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
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
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
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
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

而怒食以馱驥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臘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翟怨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西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吳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六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而疆霸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容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常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

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
 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
 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嘉之言信荆軻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
 載呂尚歸而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
 王何則以其能越拘孿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
 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
 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所以憤於世
 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
 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
 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龍
 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
 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
 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關羽辭
曹操書
 竊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丹誠
 者信義也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則輔主存
 則歸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丞相新
 恩劉公舊義恩有所報義無所斷今主之耗某已
 知聖形立相覓迹求功刺顏良于白馬誅文丑于

南坡丞相厚恩滿有所報每畱所賜之
 資盡在府庫封緘伏聖台慈俯垂照鑒

魏曹植與楊修書

植白數目不見思子為勞想回

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
 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于青
 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
 於上京常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
 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
 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
 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詞賦而多
 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犬也
 前有書嘲之友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
 聽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
 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
 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
 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
 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

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勩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此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八

晉摯虞駁河內宜立學書 河內太守魯夔使民二

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駁夔爲近畿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唐韓愈與少室李拾遺書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

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疆梁之兇銷鑠而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卽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

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頃刻以與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與汝州盧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

郎中論薦侯喜書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

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拚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迤邐坎坷又廢一年及春來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九

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

宋蘇軾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于人者必其人

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于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

欲進說于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于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彛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于得而無懼于失也方西人之熾也敵乘間以跨吾比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于天下也明公居于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居于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于溝壑之中而免于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于百世也勇冠于天下而仁及于百世士之生于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于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天下之功名也夫五帝三王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理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于曲學小數茫昧儻恍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辨不能傲之以其所不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十

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于天下之博學也各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于得而無懼于失無羨于功名而無畏于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于謫曰自卿以下至于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于至足而自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問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爲奔走輻輳于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于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于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

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
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于貧公良孺勇而至于闕
魯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
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
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
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強
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于天而天下之
所不可望于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
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
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
道而務循于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
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于世狡悍之
才非真才也而有用于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
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
至于明公之門懼以其不能而獲罪于門下軼之
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
天下之有望于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繇此也歟昔
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
雖其狂叢無行之徒亦自效于下風而范公亦躬
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十一

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
而襲其長以收功于無窮軼也西南之匹夫求斗
升之祿而至于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
與于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于
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
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畧幸甚

明何景明擬與藩司論賑濟書

頃者朝廷以淮西
告災蠲其常稅命

守臣存撫賑貸此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溥也
今郊廛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晦訣兄弟叛父母
而出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爲奴婢甚者棄尸於道
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
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
哺往事已鑒而來勢方迫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
智勇紓遐猷布隆惠以寬民生承上意之日也然
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變之卹
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彰主
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取焉誠使僕開其
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爲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
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爲三害而所

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利害不並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箠索民出錢又胡椒馬布泉鑿纓諸物屢下於民需價償之價倍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絺絺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歛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也王府黃河之後築城修瑩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裹糧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為中止工後之勤如昔也前者因民劫掠為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後似為便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逮平日無賴子弟為之爪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為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在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啓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估富公家之積祇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貨餅餌而卒不得與比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致死耳聞目覩可為痛惋夫欲有所與必先為去其所奪養駟鬼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泄之沸不見止養人飼

其口腹而割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興一利以救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崔銑復

河南憲司書

陳百戶廉奉鈞令來語僕諸公欲將新毀道觀立後渠書院新清理負郭

官田徵賦俱永俾寒戶為業夫公卿不優禮耆舊而作起生徒久矣諸公高義深所欣慕士業有官學而又立書院則居之者有異所必得抗志古昔修業科舉之外者方稱之今難其人士生熙世垂涎榮利千百其思以冀必然故近者舉業靡濫經旨盲迷僕老矣又可助之乎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襁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糊口僕又早失先室一婢給灑掃一子能自力食不敢苟慕他人財一孫甫成童僕自費一飯一蔬一褐一葛所玩古易論語亭下修竹十竿又愛古人好生非祭不宰雞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固以辭請望鈞令勿再布以動漁者之妄幸願諸公擴此心更加惠於疲民寒士則愚老式同大慶未申面請不勝愧謝

王廷相答李獻忠救荒書

某頓首堯湯水旱民無菜色由

備預有素荒無事於救也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
二聚民其次矣以後世苟且之政視之亦邈乎不
可及者故曰救荒無善政蓋民之食至於荒歉勢
危迫矣安得從容和平之意行之伏承執事以收
荒事宜下詢敬疏其古今所可通行者數條用備
採擇惟教之當夫荒歉之時百姓乏食自活不暇
矣而官司不省事者遇災不行申達既災之後猶
照舊貫追徵稅糧是已病羸之人而復勞苦安得
不斃故流殍載塗閭井蕭然禍民深矣停免賦稅
宜爲先計一也荒年不足者多係貧下之戶豪族
大家必是蓄富若勸輸之法不行使官司米斛不
多雖有銀錢無所糴買亦將無以受實惠矣故立
勸賞約束如冠帶義民之類令之輸穀助荒以續
官司不及二也穀少則價貴商賈細民貪利必輦
賤處之穀以售於荒歉之鄉若官司惡其貴而減
其值則商賈聞風不來穀無由至爲害大矣當出
榜禁諭寧許有增不許有減則諸處商穀必爲輻
輳價不待減而自平矣三也民既流聚他所若無
處置之法則棲立無依必至困極爲盜豐荒之民
俱弊矣富鄭公在青州河朔之民流來日衆公乃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十三

使之散入林落坊村釋寺及公私宇屋各隨所宜
居之得公私粟二十餘萬斛計以簿書約以日期
出納之詳一如官府比麥熟遣歸得活者數百萬
口此處置流民於豐稔之州四也細民豐收之年
公私尚多逋欠況此饑憊焉能還償可逐處出榜
禁革但係公私一切迹債俱爲停止無得催逼以
致流亡五也賑濟之法貴在貧者蒙惠使主者不
得其入則吏胥作弊戶籍無實富者有盈釜之資
而貧者有赤手之嗟矣故當選委才能之官以主
其事使在籍皆貧下之人而在官吏胥之徒不得
以肆其奸則濟荒雖無善政而亦稍爲得法六也
荒歲已矣及今田禾有望亦可安集但百姓既已
缺食焉得種子可於口食之外再有牛犍穀種之
給使本鄉有所顧戀不至盡爲溝壑之齋七也大
抵救荒之策先王三年九年農有餘積上也平糶
常平義倉社倉預備之政次也移民就食煮糜糜
粥下也今所請教雖非預備之善亦隨事措處之
法救荒之論不可不講者但卽今三月將屆田野
之外菜芽木葉皆可採食若銀米散賑得宜再有
牛犍種子之給未流亡者必不輕離鄉土而已流

戶者亦聞風而歸矣其餘後時從不及事者不
必講可也執事憂恤民隱必有高見以為何如
理順答孫白谷督師書
治愚不知兵事茲數日內

日而平如武穆之殪楊么也雖然杞人私憂亦有
願聞于左右者大凡兵未集患無兵餉未充患無
餉兵集矣餉充矣患律不明而氣不肅律明矣氣
肅矣患權不一而衆不協權一矣衆協矣又患發
之猛而謀不密前此之倏進倏退倏合倏散倏勝
倏敗而迄無成功者坐是失也今邊兵續至驕將
憚心三晉輸運畿南撥留部署各營繁若三辰申
嚴叅糾勢成指臂數者俱可無患矣乃此舉係天
下安危非直豫楚兩省如藥之劫劑博之孤注斷
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微俸於不可知之兩陣間也
闕新併曹其部曲疑矣能必其不互相應援乎李申狡
編布其黨與分矣能必其不為後患乎荆襄水鄉西北
滑窠伏山中能必其不為後患乎荆襄水鄉西北
士馬能必其耐彼沮洳乎左師鴛鴦狂逞無忌能
必其不懷猜懼乎之數者皆長安縉紳苦心焦思
而食不下咽者也諺云囊底智不令留異日此其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十四

時矣天下事非威不强非智不獲非虛不益非慎
不臧故不敢避冒昧之嫌而率臆附聞仰希台鑒
喜真過 **答秦懷玉開府書**
某聞成而巳兼斯二者百

戰不殆明公豈第舊澤久婉卓魯顯赫新猷再追
召方受專未幾三捷馳宣且縛取逆超生致闕下
恢復大畧實已米聚日中豈日管窺班一史稱李
光彌入汾陽軍壘壁改色視此決策解圍力戰珍
寇者難易虛實何如耶日今節駐河南鼓勵將士
接引餘黎深得進勦機宜李際遇遁伏山中游龜
假息諸偽官沐猴而冠釜底待擒兼之卜陳二帥
各建奇功銳氣方張尚何衆寡強弱足慮但練兵
積粟為有進無退計經營告成可計日而賦彤弓
也以明公之識若瞻知之佇俟孫白老何日
出關曷早期會共成犄角白老曾貽書敝鄉深以
軍餉不足為慮趣此秋成收買本色以為接濟實
萬不容已之圖明公或已有成畫乎近有獻議於
當事者云端聯土寨安疆制闖反掌之易大老力
主其說夫兵有奇有正有虛有實必正與實不可
勝者在我而後奇與虛可相機而施若徒以口舌

約結遂欲收指臂之用而成戡定之功恐塵飯土
美難以果腹敝鄉事不堪再誤其關於事機不小
也附聞以答張留孺按院書 恭誦台論敝省今日
備裁鑒

矣數年以來丁壯幾盡兼值新挫其何能支所恃
者明公雄才大畧海內所瞻且叱馭兼程士氣自
倍彼假息游魂度當捧首遁耳方今局勢望援如
西江之水而驕悍不用命者又同捕雞之猶惟募
練鄉勇差有着落雖目前潰敗覆轍當更然訓練
未久兵豈受過況勦除之事未知終始恐不可以
懲噎而廢食也以明公成畫頒布郡邑擇能者與
之共事轉弱為強安知不收奇捷於異日乎禁旅
發矣計不日抵汴相機操縱俾師行有紀而惟寇
是求明公饒有妙用無俟嗷嗷也桑梓迫心語無
倫次仰惟崇鑒可勝悚然 王斥上邑侯書 比見足下繕城浚池
予蔭孔逸且乘幸甚然私竊有未安者弗敢自匿
謹冒昧陳之時誦舉羸在管所戒用一緩二仁人
之心傳曰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方今蜚鼠為災麥
禾不登民失其天道路呼嗟即不敢與長民者繪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十五

鄭圖而發汲倉亦何至殫民力於百役竝作使顏
闔從旁嘆其必敗乎或曰忍痛彈疽捽髮拯溺非
喜痛而賤髮也害有甚於此者也夫人即死饑死
役賢死賊刀頭焉遠矣而況生是索也繁役何病
噫是逃虎投谷之說也道有猛虎食無失人未見
虎而先投於谷甚愚者弗出此矣今以未必即死
賊刀頭之人而責以死饑死役是何異不必死於
虎而求速死於谷者乎按魯釐公二十年春作南
門懲梁禍也非可與阿房章華金仙玉真之役同
口語也春秋猶譏矧用民有殍父子作抹荒奇策
耶原其意雖云美而措諸行貴盡善譬之室有病
者其父兄為治之初非有怨怒也苟一人云應鍼
鍼之一人云應藥藥之人各異方溫涼雜進則是
人者不死於病死於醫矣今之役實不幸類此本
以禦寇也寇下門而役之為民寇者已入其室集
厥躬不亦甚哉或又曰弗以累貧不能自存者素
封是誅不思素封者初無神輸鬼運之術也不過
印天時貪地利而今天不雨土不毛其剖而食此
鬼耶且素封之家其入也十中人出亦如之比歲
非河伯不仁則魍魎為虐徭賦繁急家無一年之

餘計地輸輒而外乘城者非束芻也加至數十人捐助者非點金也多至數十百兩此孰非剜肉醫瘡而終存見少其何厭之有汲者不舍深淵與溝澮同涸童子操烟崑岡與握薪俱盡古有巨無霸傭人也食百侏儒會暮當飯無霸與侏儒枵若一腹令侏儒飯五十日始許無霸食則有死無霸何也受者殊耗者均也今動曰某某富誅求無藝是為無霸一飯當侏儒百應五十日果然也有是理哉誠繇斯道勢不驅富悉貧貧悉盜不已恐非天下之福也且登丘夜呼竟成齊讖驪山狐鳴卒天秦祚獸窮斯攫人窮斯亂此往事之明驗也是可不為寒心哉斥愚謂酒多約則多辯令易從則有功如先城池後先池城後相時而舉事留餘以息民康侯所謂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也今有人明如離朱聰如師曠巧如公輸子專任一伎各足以自効苟使之目數蜚鴻耳節鳴鼓左手運斤右手執削則不能論一事勢固有所不可也舍其伎之所足效而責以勢之所不可雖有智者不能為之喻矣語云莫三人而迷貴博謀也斥頑冥不足與計事幸足下以其書付通國議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六

皇清傳而師上田邑侯書

某等受明公顧復之恩於今五年矣念至德之難酬

卜臥轍之在邇此如嬰兒將免於父母之懷倦戀恩勤出於天性不可強也夫使為父母者即有一二事稍稍不嫌於其子弟者猶將念其顧復之大恩而不忍言況本無一二事之不嫌於心又當將免於懷之日乎惟是苦言之藥重於古而幾諫之義訓於聖則即有一二事相商於前諒父母必以為為愛我也而聽之夫敝邑之苦多矣姑就明公之所未盡知而某等之所深憂萬難支者上訴則一者因丁行差之當革也從來糧從地出差以糧行從無以丁行差者有之自敝邑署事者始彼以聾聵之狀又值在得之年忘其五日京兆遂割千秋厲階然猶曰暫行一時每丁征銀不過一錢耳豈意相沿成習流毒至今竟游加至陸柒兩矣夫光丁正額止於叁分征至壹錢業已三倍民不堪命況又百倍其間乎且其弊甚至於現在之丁陰去其名既亡之丁顯入於籍奸胥按籍而加里書循名而索死者難捕其竟生者代剝其膚是生者為死者任賠苦也又其甚者六十以上國所

養者昔無丁而今有丁十六以下國所長者昔無丁而今有丁甚至於無子之寡婦亦無丁而有丁是無丁者又爲有丁者任賠苦也諸如此弊明公豈盡知之所宜教然力革以救目前以杜將來者此其首一者戶口食鹽之當清也敝邑鹽引新舊額數止於叁千柒百貳拾張保正捌拾餘處戶口衆寡不一每戶每季有輸銀貳錢者有叁錢肆錢者苦樂相懸約畧計之已加派至萬餘矣且其弊甚至於戶書科派那移無論村落大小任意增減其數保正加征賣放不計家口多少一例輕重其權且又有巡路每引壹錢之陋規且又有經承每引壹錢之常例且又有市棍包攬之愚弄與夫催差酒食之措勒以致存者賦無知矣去者歌適彼矣又其甚者既去之戶無可追呼則總加於未去之身未去之戶借名流亡又別加於現存之鎮諸如此弊明公豈盡知之所宜瞭然清查以救目前以杜將來者此其二一者催比用刑之當寬也夫鑄刑書以救世用重典以止亂雖爲前人所不廢然原其設立答刑之意輕重固有三等上刑止可加諸盜賊人命衙蠹市棍之害民者其次則刁頑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七

健訟者用之至於追比錢糧不過薄責示懲無違朝廷正項而已敝邑素號淳樸正賦從無挂欠似無庸過煩敲朴近者比較狹旬董楚竟口想或盡關軍國重計不敢過而問焉第見血肉交流號哭相向聲入於耳狀慘於目始而變產支應今則無產可變矣始而稱貸親識今則無門稱貸矣始而賣妻鬻子今則無妻可賣無子可鬻矣況此受比之人原非拖欠之人祇緣瑣尾日多代剝鳩鵠及至羸肌已盡茸受桁楊明公天性慈仁豈忍池魚之殃慘痛至此所宜惻然寬省以蘇欲斃之魂以肉垂朽之骨者此其三不但此也外此三端厥有三空徵獸炭而焚林需黃精而斲雪何首烏竭矣悔神農多此一書百合山藥罕矣恨大地寬生二物若是爲草木空羨角鷹而絡野漫道網踈思鷗翅而籠山祇因毛貴借皮爲衣何慮狼子野心聚腋掇白蟻覺狐鼠皆寶若是爲鳥獸空昔也清風定蘭若地有金蓮今也與隸過祇圍樹無銀杏若是爲梵刹空不但此也合此三空漸成四盡民之安土重遷者有雁嗷鳥啄之歌而人盡民之安家樂業者有草黃人行之嘆而力盡且也機絲虛夜月

而杼軸盡禾稼委秋風而倉箱盡凡此者明公豈盡知之豈盡信之不過內而衙役叢其弊外而保家逞其私噫明公宜急知之宜盡信之矣其初或因時勢之窮而為目前權宜之計此後亦當為萬全之慮而不可留人藉口之端事不自明公始之而自明公止之此固今日尸祝他日誥思而難窮即自明公始之而仍自明公止之此亦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非晚某等誼關至切情難緘默惟知苦言之利於疾而遂忘幾諫之過於戇惟明公熟慮而寬宥之幸甚幸甚

啓

唐柳宗元上裴晉公啓

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

甲甫作輔方召專淮彞之功魏邴謀謨辛趙致罕羗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畧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六

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汗罄效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彞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于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上河陽烏尙

書啓

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勲烈兩河定亂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踴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緗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

望霄漢戀慕交深冒瀆威嚴伏增戰越

宋蘇軾上虢州太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

之權凡在庇庶莫不欣忭切以弘農故地虢國舊邦周封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為尹富庶雅高於二陝鶯花不讓於三州韓公二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淄灌溉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座金銅充物諸邑良材松栢贍給之都至於事簡訟稀瀟灑有道

山之況魚肥鷗裕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臣賢不
輕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總
一路之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
疑伏惟知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奧精微盡天
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錫
虎暫淹於百里朱輜聊寄於三堂仰望精微俯臨
民社命信星言而夙駕思成道化乎其民某仕版
寒蹤實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
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暮之歌謠有
隕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蘇轍上河陽文侍郎啓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
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

判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
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
廷所以遲遲于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睠睠於保
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
赤松晉公安于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
城密邇全洛政獨止于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
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
張方平知陳州謝啓
伏以
賢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九

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
京師首善之流實勲舊均勞之地祗膺朝命濫領
藩麾伏念方平平世爲脩散材之用消更臺閣之
要久司戶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
忽過豈諧雅奏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未
竟遂以窮年攝跡閑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輔復
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治均贊時化育亮采通
于百志變理周于萬微大道甚彛至誠斯恪敢不
仰虔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鉛刀聊施于一割
所憂駑乘難效于長驅過此以還罔知攸措
曾鞏

上韓相公赴許州啓

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閑假
泰筮以諷辰命倌人而飭駕

百靈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遂神明之
適伏以判府相公材爲人傑行備天常出堯舜之
盛時紹韋平之慶闕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愷悌
之風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畱藩輔之雄
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眷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
均邊聞之勤使易鄉邦之便降革金軛已嚴入覲
之裝袞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膺典冊首秉鈞
衡華處勢多奇誤知辰久持心素厚未忘墜屨之

微引脰永懷已動掃門之喜
更冀上為宗社善保寢興

贊

漢張衡南陽文學儒林贊

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愨
文學之廢地懷儒林之

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崇
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

魏曹植太昊庖犧氏贊

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
名官法地象天庖厨祭祀

呂綱魚畋瑟以帝嚳贊

祖自軒轅玄囂之裔生言
其各木德治世撫寧天地

神聖靈察教訖禹渡河贊

禹濟於河黃龍負船舟
人並懼禹歎仰天予授

八運勤功恤民死巢父贊

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
其淵聽臨河洗耳池主

是讓以水為濁嗟嵇康許由贊

許由養神宅于箕
阿德貞體全擇日

登原憲贊

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華門安賤固
遐窮絃歌自樂體逸心冲進應子貢邈有

河南通志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三

清風襄城童贊

奇矣難測襄城小童
倦遊六合來憇茲邦

晉郭璞嵩山太室贊

嵩惟嶽宗華岱恒衡氣通元
漠神洞幽明巍然中立衆山

陸雲王子喬贊

遺形靈岳顧景忘歸
乘雲倏忽飄飄紫微
庾闡孫登

贊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宮蘭泉吐牖龍蒼
可遊芳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

寂坐幽岸凝冰結樸熙陽靡煥潛真內全飛榮外
散凝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真發運有昏消達隱

不巖玄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道遙嵇子秀達英
風朗烈道携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明妙鑿奇絕

翹首丘冥
仰想玄哲

北周庾信黃帝見廣成子贊

治身紫府開政青丘
龍湖鼎汝丹竈珠流

踈雲即雨落木先秋嚴子陵負薪贊

披裘當夏俗
外為心雖逢

至道須極長生可求孫叔敖逢蛇贊

朝於

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
沉唯深清聲滅跡何必山林

容悴還家母氏顧訪知埋怪蛇爾有張良遇黃石

陰德陽報將加終為楚相卒有榮華張良取履跪授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

公贊昔稱韓相今為漢師殺城餘石還歸舊制鉏

麀見趙盾贊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麀受命術冠

青槐先絕

唐柳宗元伊尹贊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

其速之道宜夏是囚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怨

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而黜桀尊

湯遺民以完大人無行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

又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

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宋朱熹程顥贊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

正中厥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

施斯普程頤贊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

河南通志藝文卷之第四十

者希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

識其貴邵雍贊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

今古靜王曾河圖贊河之圖兮開天地贖五十有

裏乾坤神盡心妙契兮洛書贊洛有龜兮負文錫

肇端乎神不知其千萬年之隔今皇極為富弼贊慶曆文

之一季兮汨堙箕子載陳兮存乎其人韓琦三賢贊

老成片言折敵兩朝推兵息浸南與

北壽配罔陵鶴降星殞始終之靈國氏惟鄭卿臣屈佐列國道尊四隣鄉校勿毀否

吾可詢輿誦勿斥誨吾益諄不改其度而終感民

及其亡也如喪所親昔吾夫子事若人倫曰古遺

愛疇若不仁東里之舊清風未泯九原可作吾從

惠人右子產○猗與裴公唐相之賢忠義獨出誠

貫於天明哉章武言行計然誓平蔡賊不與俱全

獨殲大憝再清幅員身繫安危凡二十年江左王

謝何能比旃晚留東都放懷林泉進退之節公無

少愆使公而在吾其執鞭右裴公○猗與王公伐

我宋基股肱兩朝言臯行夔獻后稱制政由房惟

公時挺然惟正是毗竄姦進賢遂光重離其重如山鳥可妄移其平如衡鳥可妄欺被公恩者終身莫知噫公之道真相之為公

明李夢陽殷三仁贊

殷喪厥馭姦宄帥師天乎下

獨支何其發慨決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右微子○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象箸道奢瓊宮兆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聖朝鮮錫昌右箕子○箕啓存祀干以殺身殷稱七竅孔贊三仁烈烈太師實維國禎人之云

曹端贊

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

馬文升白良輔贊

出于華胄生于洛陽氣完而厚質粹而良

之戶牖少年登第大揮五色之文章一蒞栢臺而風裁克著累膺上命而治聲彌彰其專馬政也蕃息若雲錦之隊其勵名節也強毅如鐵石之腸存心恬怡不柔不剛臨事詳審不低不昂講性理而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三

接伊洛之脉論太極而登康節之堂其淡泊而守如泉之俸娛詩酒而安素位之常噫斯人也吾知其福祿攸崇蓋騰騰乎其未已而功業之遠駁駁乎其未可量也耶

漢楊雄豫州牧箴

惟用攸成田田相拏盧盧相距

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隅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于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王叔為

崔駰河南尹

箴 茫茫天區畫冀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是從是橫徹我牆屋師尹不匡霸奪 崔瑗河隄謁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入秦

者箴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司空爰奠山川冀
河積石鑿于龍門疏爲砥柱率彼河海大陸
既礙播于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黃
宅乃州澹菑濺濺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
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填
淤水高居民溢溢滂汨屢決金堤瓠子潺湲宣房
作歌使臣司
水敢告執河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終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三

